

老伴

头发越来越白之后，在台北坐地铁时，经常有人让座。第一次碰上，我还真是大吃一惊，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呀！那天我才明白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，包括我在内。

说到老，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袁瑶瑶。

40年前，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她。当时我20岁，她16岁。后来我们结了婚，定居台北。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，她在贸易公司上班。两人开始有了摩擦，因为她白天忙得要命，晚上还得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。对她而言，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，但是，我太想吸收知识了。幸好她个性温顺，再大的不愉快，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。

那是老伴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。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《当代摄影大师》和《当代摄影新锐》，都是通过她帮我读书，而累积知识写出来的文章。后来，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，她开始学法文。也因为如此，我才有办法在见到法国土鲁斯水之堡摄影艺廊创办人、摄影大师尚·杜杰德时，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共振。这个因缘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《摄影家》杂志。

办杂志的那段时间，是我俩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。因为她的外语能力，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。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，眼界开了，心胸阔了，朋友也多了。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，经常我还没开口，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她与我水乳交融，仿佛是另一个我，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。

头几年还好，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，渐渐地，她开始喜欢提意见，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。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10年前。她开始有了自觉、自我意识之后，尤其明显。文章写着写着，两人就会吵起来，经常写不下去。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，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。老伴比较单纯，总是那句话“没啥好计较的”，很快就能雨过天晴。问题是，她忘得快，也不能吸



取教训，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。

换个角度想，文章写了几十年，我听到的多是赞美，少有批评声，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，又不能把她赶走，只好封她个“阮评家”，意思就是：专门批评阮义忠的专家。

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，只是深知，跟她动肝火，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多年来，我体悟了一件事：夫妻愈是亲密，就愈经不起吵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，伺机再沟通。

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，很会烧菜，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，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，又不喜欢做家事。非常爱干净的我，在家时，只有接着自己的节拍每天四五点起床打扫屋子。

有一天，老伴问我：“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？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自己打扫。”

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，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。两个有缺点的人，磨合得好，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，磨合得不好，无论谁是玉、谁是石，下场就是俱焚。能互称一声老伴，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，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。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。

（阮义忠）

阮义忠，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。

诗文
书画

将心
比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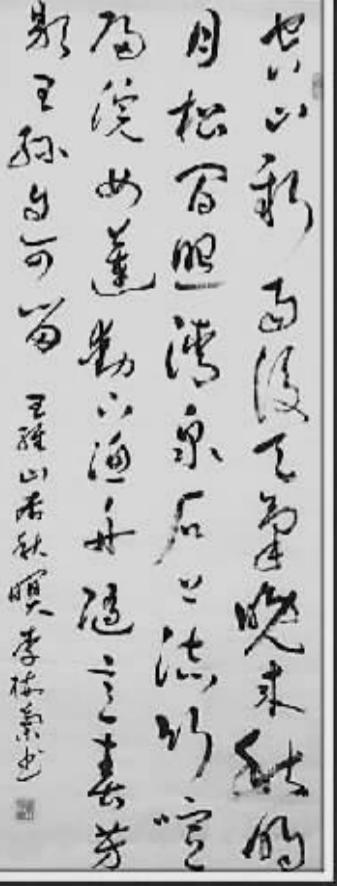
少年莫笑 老年衰

一天，小外孙问我：“姥姥，您这几天怎么老是唉声叹气的？”我先是愣了片刻，忽然明白了孩子为什么这么问我。于是，我跟他说：“姥姥老了，气力不足了，胸口有时憋得慌，长出一口气就舒服一些。”他说：“哦，那就让我妈带您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孩子这一问，使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放假回家，有时听到母亲长吁短叹。娘儿俩睡在一铺炕上，半夜听母亲翻身时“哎哟哎哟”的，我就不理解，甚至表现出厌烦的态度，母亲只是无可奈何地“唉”一声，并没有责怪我。如今，自己老了，也添了许多毛病，经常不由自主地唉声叹气，晚上躺在床上胳膊腿酸疼也会“哎呀”一声，这才体会到人到老年身体自然衰退，精气神儿不足，发出点儿声音是一种解压的反应，不是有意无病呻吟。真悔恨自己那时没有很好地重视母亲的健康状况，母亲66岁就离开我们了。母亲为我们操劳一生，我们却没有照顾好母亲的晚年，悔之晚矣！

今天的麦苗是鲜绿的，明天就会变成金黄，后天就进了打麦场。谁都会慢慢变老，老人的今天就是年轻人的明天。老人说话啰嗦，耳聋眼花，丢三落四，反应迟钝，甚至还有口臭等毛病，这都是老之所至，年轻人应该谅解而不要厌烦甚至嫌弃老年人。关爱老年人是美德，更是责任。孝敬父母要及时，尤其要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，等到父母不在了，后悔就迟了。

（石庄）



■李梅兰 书法作品

往事
追忆

难忘在部队 制作幻灯片

■梁发占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。回想起在部队生活的一幕幕，真叫人眷恋难忘。特别是在军营里执行的特殊任务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，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，都不禁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。

1968年底，我怀着一颗保卫祖国的雄心应征入伍，来到了首都北京。我入伍那年，全连只有我一个高中生，十多名初中生，大部分是高小生，还有十多个没上过学。我这个高中生就是当年连队的“秀才”了。因我在上学时练就一手好字，又爱写爱画，在连队就是“拔尖人才”了。平时办黑板报、墙报，写标语，连队工作评比和年终总结，都少不了我执笔撰写，在连队小有名气。

1970年的4月份，营里要绘制一批幻灯片，要挑选有文化、能写会画的战士，全连抽了两名，我自然是其中之一。

上了年纪的人对幻灯片应该都不陌生，它是在演电影前播放的宣传教育片。幻灯片卡在一个硬壳纸框中，往投放机里一放，银幕上就出现了放大的画面。有人读解说词，一段内容解说完后，就要及时更换卡片，再解说与镜头画面中相关内容。一组宣传片大约20分钟，以此宣传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，达到启

发人、鼓舞人、激励人、教育人，树立先进模范典型，倡导社会新风尚的积极作用。

在幻灯片制作过程中，我的体会就是要细心，用的毛笔很细，头如针尖。幻灯片是块儿长不足10厘米的胶片，要在上面画上人物、景物和活动场面，比如远处的山水，近处的房屋、树木等景物，都要在一个画面上体现出来，比较有难度。制作时应慎之又慎，稍一疏忽，一旦报废，前功尽弃。一般人物是从连环画册中根据宣传人物的故事、情节、人物动作、造型特点而套临摹的，画面中用黑色粗线条勾出人物、景物轮廓。一般是平涂，颜色常用的是红、蓝、绿、黄、褚石等几色。在着色时，还得注意人物面部表情、衣着打扮，颜色不宜太重太艳。

这个活儿我虽只干了两个多月，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我为宣传连队的好人好事、弘扬正气新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我退休后，又在单位发挥了几年余热。如今赋闲在家，不懂麻将，不会下棋，不打扑克，只要动笔写写画画，自找乐趣，偶尔发表些小作，自我欣赏，自我陶醉。

老夫
老妻

夸夸我的老伴耿金英

■贾国正



我今年59岁，年轻时有次扛粮包时砸伤了身体，落下终身残疾，丧失了劳动能力。多年来，妻子精心地照顾着我，无怨无悔，任劳任怨，我打心眼儿里感激她！

妻子叫耿金英，身材普通，长得胖乎乎的，是干农活的“好料儿”，庄稼活儿样样拿手，家里家外她都照顾得很周到。自从我身体残疾后，妻子每天对我笑脸相迎，常劝我想开点儿、勤锻炼。她常说：“每次干活儿回来，见你在家我就喜欢，多热闹呀！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。

俺两口膝下有一子，今年已经31岁了，患有精神病，是幼年时发高烧留下的后遗症。妻子没少为他操心，常带他去医院看，但不见好转，我们总是哄着、爱护着儿子。妻子总劝我：“不要难过，咱尽力养活他。”

我的老母亲也已百岁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全靠妻子悉心照顾着。由于妻子照顾得好，母亲过得很开心快乐。父亲临终前曾安排：“我走了，你们要照顾好你妈，她过去没少吃苦受罪，多让她享点福。”妻子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，精心伺候婆婆。母亲总说：“多亏有好媳妇，我才有好生活。”

乡政府领导特别照顾俺，乡党委书记帮俺全家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，还帮俺家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。整修房屋时，妻子跑着买水泥、运沙子，还要给修房的师傅做饭，劳累得很，我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房屋修好了，干净整洁，全家人住在里面很舒服，我家的住房梦实现了。

家中收入有限，每月计划着开支，面粉是自己劳动所得，青菜也是自家种的，生活平静而俭朴。吃饭时，妻子总是让母亲和儿子多吃有营养的，她自己却喝白开水。每次赶集回来，她见了邻居家的小孩，总是把黄瓜、西红柿分给他们吃，到家时已所剩无几了。邻居们常给我讲起妻子做的这些事，我也知道妻子的为人，她是个难得的好女人，能娶到她，是我的福气。